

名  
律  
師  
訴  
以  
百  
法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5488

~~1599222~~

# 名律師訴狀百法目次 卷二

乘虛攻擊法之訴狀

誣告殺人之訴狀

強姦辯誣之訴狀

將計就計法之訴狀

詐欺取財之訴狀

避重就輕法之訴狀

強盜竊盜之訴狀

略誘婦女之訴狀

推闡情形法之訴狀

拘禁毆打之訴狀

防衛殺人之訴狀

名律師訴狀百法 卷二目次



一三二

一六

一三

九

七

五

一

269531

詳敘事實法之訴狀

優吞公款之訴狀.....二五

其二.....二六

單刀直入法之訴狀

姦非致死之訴狀.....三〇

製造鴉片之訴狀.....三一

哀感動人法之訴狀

請求離婚之訴狀.....三二

其二.....三三

逐段跌進法之訴狀

行使偽幣之訴狀.....三四

放火圖賠之訴狀.....三五



# 名律師訴狀百法 卷二

## 乘虛攻擊法之訴狀

### 誣告殺人之訴狀

有周福元者。家一妻一子。子已壯矣。一日。自友人家飲酒歸。被人殺於途。中藏洋四元。亦被劫。是地適荒僻。經一日夜無人過問。有孫子元者。本無賴子也。行經是地。見而大懼。正思報官。而周福元子應祥以父出外二日不歸。知在友人處。出外尋覓。與孫相遇。疑卽爲孫所殺。執而送之官。搜其身畔。亦有洋四元。且裏衣有血迹甚多。核其平日行爲。知爲無賴。因卽定讞。移送審廳。按法凡犯罪在二等有期徒刑上者。如本人無力延聘律師。審廳爲防止冤抑起見。應代爲指定義務律師一人。是案審廳指定義務律師周天球。天球向孫子元盤詰。知實冤枉。蓋身畔洋四元係向永大肉肆袁阿五敲詐得來者。而血迹斑斑。卽在屠肆上所得者。天球細閱案卷。亦覺孫子元非殺人凶犯。蓋周應祥原訴狀及

檢察官起訴狀均有矛盾之處。因即就兩狀中矛盾之處。力加掙擊。卒由審廳宣告嫌疑不成立。予以無罪判決。是亦律師界有名之訴狀也。其文如左。

爲依法辯訴事。竊被告遭原告訴人周應祥以殺死周福元並劫奪銀洋。呈訴檢廳。檢廳偵查兩次。即付預審。今已由預審決定。起訴鈞廳定期開審在案。被告冤罔之處。業於檢廳偵查審及預審庭一再陳述。乃不蒙明察。隨意掇拾疑似之點數節。即告決定。冤沉海底。憤懣萬分。今檢廳既依法起訴鈞廳。則覆盆之冤。唯賴鈞廳爲唯一之昭雪機關。使再不爲剖白。將錯就錯。則殺人凶犯。逍遙法外。無辜士庶。慘蹈刑辟。豈法律平定天下之至意。本案事實部分。已於偵查審中。投狀詳報。法律部分。亦於預審庭中。提出理由。本狀爲免重複計。不再論列。今特就原告訴人告訴狀及檢察廳起訴文中矛盾之點數。則用爲詳細剖析如左。以見被告並無罪責。

(一)原告訴人告訴狀之矛盾 原告訴人告訴狀所列各節。矛盾之點有四。(甲)死者周福元於八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出陸家巷。以道里計算。至殺死地點。

不過八里。一時走五里。不過二小時。約計十一時可到。被告果爲殺死之人。則殺死後正可卽行逃竄。何以至十二日下午二時半。尙在該處。此理之最不可解者。豈被告殺死周福元後。猶戀戀不忍其死。而伴其屍至一日夜之久。仍未稍離一步耶。原狀謂被告殺死故父後。方欲逃竄。卽被拘拿。當場搜得贓洋四元。並血迹斑斑。足見殺人凶犯。卽爲被告無疑云云。是殆忘却死者早在前一日上午九時離去陸家巷。而故誤以十一日爲十二日。故原告訴人二次催狀中。改其論點。謂故父被告殺死後。卽行舍去。至次日仍來是地。冀有所獲。正搜得死者裏衣中銀洋四元。擬再逃竄。而原告訴人適至。遂卽拘獲。是時被告銀洋尙未用去。血迹仍在裏衣云云。此兩次訴狀。不唯前後矛盾。抑亦理所必無。被告既將周福元殺死。方逃避之不遑。何敢於次日再來是地。若云冀有所獲。則殺死之際。何不卽行搜尋。而遲至一日夜之後。其爲誣妄。不言可喻。且同一狀中。矛盾又見。既曰正搜得死者裏衣中銀洋四元。擬再逃竄。而下又緊接以是時被告銀洋尙未用去。究竟被告搜劫死者銀洋四元。果在何時。卽在被獲之時耶。則死者銀洋。方始搜劫。

到。手。何。得。云。尙。未。用。去。若。曰。殺。死。後。卽。行。搜。去。則。所。謂。次。日。冀。有。所。獲。云。云。者。亦。果。何。指。前。後。兩。狀。疊。見。矛。盾。已。足。見。其。狀。詞。之。裝。點。若。一。狀。之。中。甚。且。十。語。之。中。卽。見。矛。盾。更。有。何。說。以。自。解。况。矛。盾。者。又。爲。案。情。中。最。緊。要。之。處。不。容。稍。有。含。混。者。乎。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一。也。(乙)銀洋四元據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謂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摸。故此四元斷定卽爲死者身畔之物。而二次催狀又謂據陸家巷友人陸元泰報告死者臨走時身畔藏有大洋四元。而第二次偵查審中原告訴人供詞又謂其父出門時身畔曾有洋四元。被告殺死故父當係見財起意先搶洋後殺死。或因搶洋而殺死。殺死之後再將洋搜劫以去等語。被告今亦不必再根據情理以立言卽此原告訴人三次矛盾之處而請其自相轉圜原告訴人當亦無詞以對死者身畔之四元在何處取得作何項用途原告訴人能證實之乎此四元者有何記號有何圖章原告訴人又能詳言之乎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既云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劫何以第二次催狀又謂據友人報告其矛盾已足可駭蓋死者身畔之有洋無洋原告訴人固未嘗知之也未嘗

知之而猶誣指被告身畔之四元卽爲死者之所有物於是不得不裝點以成之先則曰親見親見無所根據於是改曰耳聞其矛盾已可云極矣然耳聞仍無根據也於是爲周詳計又一改其詞鋒曰見財起意曰先搶後殺曰先殺後劫凡可以成其殺人之鍛鍊者不惜顛倒事實以出之前後之矛盾不顧也情理之合否不問也試問被告之殺死周福元旣爲見財起意因搶劫而殺死何以時隔一夜之久原告訴人始親見被告在死者身畔搜劫銀洋被告今亦不欲多辯卽請原告訴人閉目一思當亦深笑其言之不根矣本案關鍵全在見財起意因盜殺人見財起意一層旣毫無根據則殺人一事更無根據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二也(丙)原告訴人第一次訴狀僅謂在被告身畔搜出銀洋四元卽爲死者藏在裏衣內者第二次催狀乃言此四元聞諸友人陸元泰者偵查庭供詞又謂死者出門時身畔藏有大洋四元至預審庭則大變其詞謂死者身畔所帶不至四元實有五十六元之巨總計前後投狀兩次而兩次矛盾開審三次而又兩次矛盾訴狀與訴狀矛盾訴狀與供詞矛盾供詞與供詞矛盾無一不矛盾卽可見無

一。不。裝。點。無。一。不。捏。造。試。問。被。告。身。畔。之。銀。洋。原。告。訴。人。何。由。而。知。爲。卽。死。者。身。畔。者。旣。曰。早。知。之。矣。何。以。第。二。次。催。狀。又。言。聞。諸。陸。元。泰。顯。見。原。告。訴。人。初。次。告。訴。後。深。恐。杳。無。攷。實。遭。官。廳。及。被。告。駁。斥。故。二。次。催。狀。中。突。加。一。陸。元。泰。以。證。實。之。道。第。一。次。偵。查。庭。審。問。時。經。被。告。據。理。辯。卸。後。原。告。訴。人。知。第。一。次。訴。狀。已。弄。僵。於。是。又。轉。回。其。論。調。供。稱。死。者。出。門。時。身。畔。卽。藏。有。大。洋。四。元。以。回。顧。第。一。次。訴。狀。之。飾。詞。而。不。知。與。第。一。次。誠。可。呼。應。矣。其。如。又。與。第。二。次。訴。狀。發。生。矛。盾。何。夫。此。已。盡。露。其。虛。僞。矣。以。被。告。殺。死。周。福。元。之。不。根。又。剽。爲。見。財。起。意。之。說。以。便。坐。實。因。見。財。而。思。搶。劫。因。搶。劫。而。發。生。殺。死。因。殺。死。而。被。劫。銀。洋。其。情。固。似。其。理。亦。通。然。與。上。二。次。之。訴。狀。又。相。矛。盾。並。據。其。所。言。殺。死。時。在。十。一。日。上。午。而。搜。劫。時。已。在。十。二。日。之。下。午。也。且。區。區。四。元。何。足。以。起。盜。賊。之。覬。覦。言。之。太。不。成。話。於。是。於。預。審。庭。中。又。剽。爲。不。止。四。元。之。說。以。謀。與。見。財。起。意。之。說。脗。合。而。不。知。又。與。訴。狀。及。偵。查。審。之。供。詞。相。矛。盾。夫。使。被。告。果。爲。殺。人。凶。犯。死。者。周。福。元。果。爲。被。告。所。殺。則。原。告。訴。人。僅。可。據。實。直。訴。何。以。如。是。閃。爍。如。是。支。吾。唯。其。毫。無。實。在。故。原。

訴狀連連矛盾。觀其連連矛盾，即可見被告並無殺人之事實。其所稱忽曰親見被告搜劫，忽曰見財起意，忽曰四元，忽曰不止四元，無一可自圓其說，無一可解釋。得通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三也。（丁）原告訴人第一第二兩次訴狀，均言死者與被告相識，素有仇隙。至偵查審經檢察官駁詰後，始曰並不相識，亦無仇隙。而最後又曰見財起意，究竟被告與死者是否仇隙，是否見財起意，此節爲本案主要關鍵，萬不能輕輕忽過。如謂仇隙，仇隙之點何在？如謂相識，相識於何年何日？若曰並非相識，亦無仇隙，則殺死之原因何在？若果爲見財起意，則區區四元果足爲搶劫殺人之資乎？况被告身畔之四元明明爲永大屠肆袁阿五所付出者乎？此原訴狀之不實不盡者四也。本此四因，則原告訴人所訴被告殺人，劫洋之點毫無成立之餘地。乃檢察官昧然信之，預審推事又昧然信之一誤，再誤鑄此大錯。此誠被告所萬不及料者也。

4446  
（二）檢察官起訴文之矛盾。檢察官起訴文不如原告訴人之胡亂無序，係經過一番修飾者，且經過一番琢磨者。然矛盾之點仍有二處，而此二處實爲本案

中緊要關頭。茲言之如下。(甲)起訴文事實欄內。謂被告於十一日。下午與死者周福元相遇。知爲身畔帶有銀洋。卽上前攔劫。因將周福元殺死。殺死後搜得死者身畔銀洋四元而逸。次日被告又經此處。見死者仍棄在地下。無人過問。一時又起邪心。擬將死者衣服剝下。不意死者之子周應祥適至。遽被執獲。並搜身上四元尙在等語。而其理由欄內。則謂被告雖殺死後。曾搜劫銀洋而去。然據原告訴人一再訴狀。均謂早有仇隙。是被告之殺死周福元。實爲仇殺。而非搶劫。雖後據原告訴人一再供稱。爲被告見財起意。然區區四元。何足卽動人覬覦。且亦缺少憑證。似應仍以單純殺人罪論抵云云。檢察官既認原告訴人訴狀爲準確。認爲單純殺人。何以於事實欄中。又根據原告訴人供詞。爲斷予矛盾。何以自解。姑無論起訴文中所列事實。均不足成立。卽原告訴人勉爲周內。而檢察官亦已自行駁斥之矣。何以既駁斥之於理由欄。而猶承認之於事實欄。認爲被告殺人。之事實。如是而入人罪。則人人自危。此檢察官起訴文之不實不盡者一也。(乙)檢察官起訴文事實欄。完全根據原告訴人兩次訴狀。刪其矛盾之處。略加潤色。

故尙一線到底。不至如原訴狀之凌亂。然與理由欄已發生矛盾之迹矣。此尙不論。而其聲敘事實後。恐不足以動審判官之聽。又附加一語曰。無論其爲仇殺。爲見財起意。而其爲殺人犯。則無復疑義。試問被告所犯之殺人罪。果何憑據。檢察官以偵查事實爲唯一職責。今所偵查者。果爲何種事實。仇殺乎。見財起意乎。既無憑證。又無事實。而無端深文周内。倏認原訴狀爲事實。倏又駁斥之。倏以被告爲犯強盜殺人罪。倏又認被告爲單純殺人罪。卽事實欄中洋洋千言。自始至終。均認被告爲強盜殺人。而結語倏曰。無論爲仇殺。然則檢察官於偵查事實之職責。尙未能詳盡乎。此檢察官起訴文之不實不盡者二也。據此二因。則被告不必再對於本案自行辯卸。卽取此檢察官起訴文中矛盾之兩點。而請檢察官自行下一斷語。卽可知其爲完全誣罔矣。

上列兩節。被告均根據原告訴人訴狀供狀及檢察官起訴文立論。僅就其矛盾之點。略爲指摘。已不覺言之彌長。且於本案之真相。亦可得大白。蓋完全與被告無涉。殺人固屬誣陷。卽搜劫屍體遺物。亦屬不根之談。務乞鈞廳秉至公至正。

之心。斟酌理。予以適當之判決。無使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受无妄之咎。而黠凶惡犯。反逍遙法外。是被告所不勝希冀者也。

〔評〕此狀專爲指摘原告訴人。訴狀供狀及檢察官起訴文之矛盾。而辯護之意。已盡在其中。不必再枝枝節節。啾啾不已。而被告爲一無罪之良民。已可概見。所謂乘勢攻擊法也。訟爭猶兵事也。批亢搗虛。用兵之一法。而乘虛攻擊。亦訴狀之利器。於是可知爲人撰狀者。不可不審慎謹嚴。一有矛盾。卽足招對手指摘。已可勝矣。而忽敗訴。已可准矣。而忽却下。卽此類也。故爲人撰狀。須先立定脚跟。又如爲人作辯訴狀者。須先細心將原訴狀檢勘一過。一字不能放鬆。觀其有無弊病。如其有也。卽可乘其虛而攻擊之。如此者。往往事半功倍。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勝負之機。或卽在此。是又爲人撰狀者。不可不周知者也。

強姦辯誣之訴狀

有平德康者。素行佻達。與鄰女李淑芬有私。已半載矣。後因事反目。女甚恨焉。一日借故。又招平德康往。姦懽未已。女卽大聲呼救。謂遭強暴。李淑芬父母兄

弟聞聲畢集將德康執送檢廳衆目昭彰如出一口檢廳亦認爲強姦是實以強姦罪起訴審判廳德康無奈以重金延某律師請爲申雪某律師知彼造陷阱已深無可挽救因先聲請閱卷展期審判蓋於此展期中謀救濟也某律師盡半日之力將所有案卷悉心檢閱結果見李淑芬供狀中有強姦已非一次語某律師大喜知己有隙可乘遂提筆而爲之狀曰

本案經原告訴人李淑芬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二次並有與原告訴人有利害關係之李宗堯李錢氏李贊述李善述及李姓僕役李叔焦宗氏等供述均已一致被告雖一再否認提出反證而檢察官以原告訴人先入之言置被告辯訴於不問夫此亦人情之常然檢察官既根據原告訴人告訴以起訴而於原告訴人之供詞何不一爲推勘乎訴狀中雖於原告訴人與被告如何認識如何入內以至如何姦污均含混其辭而三次偵查審則固問得明白者也原告訴人三次供詞均言被告強姦已非一次夫強姦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如可再也則和姦而非強姦矣否則第一次強姦後何以不卽起訴何以不卽拒絕而任其二次三次前

來。續。姦。是。一。望。而。知。爲。非。強。姦。無。疑。夫。強。姦。祇。可。一。次。者。也。然。說。者。謂。未。嘗。不。可。有。二。譬。如。甲。男。強。姦。乙。女。後。經。乙。女。呼。籲。或。報。告。法。廳。或。鳴。報。警。察。正。在。偵。查。之。中。而。被。告。憤。氣。未。息。竟。出。其。不。意。爲。二。次。之。強。姦。斯。亦。未。嘗。非。情。理。中。所。應。有。者。然。本。案。則。非。其。倫。也。卽。如。原。告。訴。人。所。供。強。姦。已。非。一。次。則。第。一。次。被。強。姦。後。何。以。嘿。不。一。言。不。僅。不。報。告。官。廳。卽。其。父。母。兄。弟。亦。言。未。嘗。得。此。消。息。是。可。見。被。告。與。原。告。訴。人。李。淑。芬。至。始。卽。爲。和。姦。無。疑。乃。被。告。一。再。供。述。而。檢。察。官。置。之。不。問。卽。原。告。發。此。奇。妙。之。言。論。足。以。反。證。其。爲。和。姦。而。非。強。姦。者。亦。不。之。理。會。掇。拾。李。定。堯。李。錢。氏。等。父。母。兄。弟。之。言。以。爲。被。告。犯。強。姦。罪。之。證。是。眞。爲。之。大。惑。不。解。者。也。今。被。告。亦。不。欲。多。所。辯。論。以。瀆。鈞。廳。之。聽。聞。好。在。歷。次。供。詞。均。在。檔。卷。其。事。實。如。何。眞。象。如。何。一。查。卽。得。而。就。此。原。告。訴。人。強。姦。已。非。一。次。之。一。語。卽。可。證。被。告。續。犯。和。姦。之。小。過。未。嘗。如。原。訴。狀。所。云。犯。強。姦。大。罪。也。被。告。自。身。之。供。詞。或。不。足。取。信。於。官。長。疑。爲。有。意。狡。辯。飾。詞。圖。賴。而。原。告。訴。人。之。供。狀。則。固。媒。孽。周。內。不。利。於。被。告。者。也。其。言。若。此。事。之。眞。象。可。知。上。開。理。由。應。請。鈞。廳。依。照。法。律。爲。適。當。之。

判決不特不使無辜者妄受冤屈。亦所以顯法律之威信。示表司法機關之尊嚴。影響所及。不至被告一人感戴而已也。

〔評〕強姦之事。祇可一次。不可有二。語云非止一次。則爲多次。可知多次強姦。而彼此不言。則其爲非強姦。又可知。某律師明知彼造陷阱已深。而細心檢閱原卷。得此一語罅隙。卽乘虛攻擊。將原訴強姦。駁詰得體無完膚。誠轉敗爲勝之妙手也。較上篇殺人案。其筆鋒精銳。尤爲過之。被告平德康以重價延聘辯護。有以也。

### 將計就計法之訴狀

#### 詐欺取財之訴狀

有陳鵬飛者。曾以虛田價賣於吳平子。共計田六十畝。每畝八十元。計共洋四千八百元。何謂虛田。卽僞造田畝向他人價賣也。初賣後二三年內。由賣者假託一人。冒充佃戶。照田完租。使之不疑。至二三年後。則聽其所之矣。此事邇年來大多有之。在法律上歸入詐欺取財之一種。吳平子買此虛田後。三年後發

覺此中黑幕。急行起訴。陳辯訴謂並非虛田。吳不得已。謀諸某律師。某律師者。在前清時曾任刑幕十年。光復後改習法政。現任律師。於世道人情。頗爲熟悉。聞吳平子報告。沉思有頃。問吳曰。子欲辦其罪乎。抑思歸還四千八百元之原價乎。吳平子謂當然欲歸還原價。某律師曰。然則不可操之過急。應將計就計。先保全其體面。蓋陳鵬飛專恃此爲生。大於此者。不知凡幾。一旦揭破。立告破產。不如先爲維持。則彼以保全大局計。自不得不出爲了理。但狀詞如何措詞。亦爲一緊要問題。後卒以既非虛田。須卽行升糧爲詞。再投狀檢察廳。而昔之所謂虛田者。今皆變爲實田矣。蓋虛田必無糧。有糧卽不易作弊。故某律師將計就計。承認陳鵬飛之辯訴。而要求其升糧。是亦訴訟中之一法也。其狀如下。爲狀催事。竊原告訴人告訴被告陳鵬飛虛田謊騙一案。已開偵查審一次。據被告辯訴。此項田畝。確有其地。並非虛造。况三年以來。佃戶年年如數完租。並無拖欠分毫。更見並非虛田等語。原告訴人所以嗷嗷爭執者。非故與被告爲難也。卽以此項田畝。並未升糧完賦。恐其中有不實不盡之處。且原告屢次下鄉踏勘。均

云並無此田且詢經書亦閃爍其詞因是疑心頓起有上月十八日之投牒今被告既一再聲稱並非虛田在原告亦可釋然唯邇年以來虛田謊騙之案日有所聞被告雖一再否認而在原告實不能無疑兩全之計唯有着令被告開出真實田地四址及佃戶戶名並親自帶同原告勘驗一過當場嗚喚經書以熟田升糧如是則田地有着不至令人不安而被告並無虛田之說亦可證實否則空言塞責在被告或自信甚堅而在原告實不敢過信此非原告之慎重其事爲免除後患計不得不然即被告爲維持信用計亦不得不有此一翻手續况升糧完賦本爲人民應盡之義務田既成熟多年佃戶按年還租而業主猶匿不升糧以熟作荒自叩良知亦有未安况此爲圖利自己損害國庫之所爲雖成熟未久習慣上往往如是不生刑法上問題然於心終覺難安故即無虛田之慮亦將開列田畝地址函請經書升糧况復有此更不能不自固基礎在被告爲保持名譽計保持信用計並爲證明並非虛田免除罪責計亦應出此故在被告未經此項程序前無論如何聲辯在原告訴人終未能釋然仍應請求鈞廳依法偵查向同級審廳

提起公訴。處以詐欺取財之罪責。蓋使被告若果坦然並非虛田。則對於原告訴人此項要求。當然履行。即使字號略有不符。苟非荒穢不能收穫者。原告訴人決不過事苛求。被告辯訴狀。一則曰信用素著。再則曰有關個人名譽。原告訴人亦承認此說。但被告既知信用名譽爲重。更宜提出相當之保證。俾原告訴人知前日涉訟之過誤。自行銷案。以益證其信用之重。名譽之隆。豈非甚佳要之原告訴人之所以嘵嘵瀆請。實非得已。爲保衛正當權利計。不得不然。被告若果並無別情。出售者確爲實在田畝。並無虛謊。則應提出有力之反證。以示實在。實不致以空言辯難。輕輕諉卸。此實刑事上之所有事。而亦應有之事也。原告訴人明知鈞廳深諳本地習俗。且辦理此類訴訟案者亦甚衆。決不以其毫無確實證據之空言而輕輕以嫌疑不成立宣告不起訴處分。致損及原告訴人應得之權利。故再狀請鈞廳偵查究竟。令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俾得升糧完賦。不致跡虛受損。實爲德便。

〔評〕此種訴狀。爲訴狀中之別開生面者。但欲保全利益計。不得不出此將計

就計手段。不先揭破其隱。而使之自圓其說。俾所受損失。得以保全。與尋常訴狀之專事駁詰。使之體無完膚。不能自圓其理者。正截然相反。蓋用意不同。故狀亦不類。彼則唯恐其狡辯卸罪。故須逐層駁詰。逐層問難。使之無所容喙。此則唯恐其行不踐言。不能自圓。故或扶助之。或誘引之。或恫嚇之。以使之實行其所言。所謂言各有端。義非一當。不論執一以概全體也。彼代爲涉訟者。應將各方心理。熟思而審察之。再權衡其輕重。比較其得失。而後方可下筆撰狀。彼自恃議論縱橫。辯才無礙。一味於文字上對人攻擊。以求一勝者。非老成持重之計。萬全無害之策也。

### 避重就輕法之訴狀

#### 強盜竊盜之訴狀

張載元典當。開設在太原城外。八月十四夜半。忽逢盜劫。共搶去首飾衣服數十包。價值二千餘元。後獲得盧小弟汪阿五兩名。直認不諱。但不認強搶。祇認一種竊盜行爲。蓋是夜羣盜入門。並未打開正門而進。係在屋上墜下。乘衆人

入夢之際。然後取物。並未用強暴脅迫。且始終未傷一人。亦未威嚇一人。取物後雖開正門出外。然亦未用強力。故始終認竊盜不認強盜。且盧小弟汪阿五雖亦竊盜之一。並非主謀。不過隨從附和。羣竊入內偷物時。盧汪兩人亦並未入內。一僅在自己屋內司窩藏之責。一祇在竊賊首領范雲龍家司炊飯之役。與親身入內偷物者有異。而事後分贓。亦僅各得五分之一。不過當羣賊所得者五分之一。故兩人被獲後。不特不認爲強盜。且不認竊盜正犯。蓋亦明知證據被獲。贓物確實。無可抵賴。不得不出此避重就輕之法。以自遮掩也。檢察官偵查審三次後。卒以強盜罪提起公訴。地審廳指定黃惠民任盧小弟汪阿五義務律師。黃惠民將案卷調閱一過後。並向盧汪詰問一翻。卽提筆爲之撰辯訴狀云。

爲依法辯訴事。竊原告人張載元典當主張秉臣控被告兩人強盜一案。被告等在檢察廳偵查審中。雖曾一再辯白。證明並非強盜。並非主犯。而檢察官偏有成見在胸。不爲平心訊斷。竟根據原告訴人之告訴。以被告等犯強盜罪向鈞廳提

起公訴。茲再剖白真情。辯訴經過。請予以適當之判決。免使冤抑無辜。輕重失當。上以損法律之權威。下以起不平之怨戾。敬敢提出理由三點。爲鈞廳一詳陳之。

(一) 強盜與竊盜之區別。 刑律第三百六十換條。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之所有。而竊取他人所有物者。爲竊盜罪。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第三百七十條。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之所有。而以強暴脅迫。強取他人所有物者。爲強盜罪。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是竊盜與強盜實大有區別。質言之。用強力。或用暴力。使被害人。或第三人。不能抗拒。或雖抗拒。而以暴力對付。或脅迫之者。始構成刑律第三百七十條之強盜罪。若並未對被害人。或第三人。有強暴脅迫行爲。僅乘人不覺。而竊取之者。無論其所取之物。有若干。均爲刑律第三百六十七條之竊盜罪。蓋竊盜與強盜之區別。只在取物時之手段。言不以所取物之數量。言故以用暴力者。雖一毫之細。亦構成強盜罪。非然者。雖其數較多。其量較巨。亦只構成竊盜罪。是至淺至粗之理。無俟解釋者也。本案事實。既爲從屋由繩垂下。暗用凶器。撬開大門。乘衆人入夢之際。搬物外出。並未傷害一人。亦絕無強暴脅迫情事。則人

數雖較衆。失物雖稍多。亦只成其爲刑律第六十八條之罪。總難與三百七十條之強盜罪。相提並論。在原告訴人以憤怒竊賊之故。不惜加以強盜之惡名。使之加重罪責。乃代表國家主持公益之檢察官。亦不察事實。遽依原告訴人虛無憑證之主張。亦輕輕加被告等以強盜之罪。此實誣罔之至。須知一字之出入。罪之輕重懸殊。有結夥三人以上之竊盜。亦不過二等至三等有期徒刑。若改以結夥三人以上之強盜。則依懲治盜匪法第二條之處斷。被告卽不獲保其生命。卽不依懲治盜匪法。而適用刑律三七三條之規定。其最輕亟刑。亦在二等有期徒刑以上。且竊盜與強盜性質不同。審判亦易。竊盜之罪。得以上訴。第一審錯誤。猶可於第二第三兩審補救之。若強盜則依懲治盜匪法之規定。第一審判決後。卽爲確定。雖有呈由上峯核准之一種程序。然上峯之核示。終不若被告自身辯白之切近。夫使被告等而果犯強盜罪也。雖死猶甘。若自始至終。並無強暴脅迫情形。而遽以人數過多。失物過巨之故。不問其性質如何。遽加以強盜之罪名。實所難甘。試問原告訴人及檢察官對於被告等實施本案之際。根據何種事實。可加以

強暴脅迫之罪名。既不能指證其有強暴脅迫情事。則被告等之所犯。實非強盜罪。無疑。既非強盜罪。則原告訴人及檢察官。何得以強盜罪提起公訴。辦懲強盜。而誤以竊盜罪處之。尙可體念於古人罪疑惟輕之意。若懲辦竊盜。而故以強盜罪處之。恐不能自解於治亂用重之義。此則被告含冤疊疊。萬不能不申辯者也。

(二)正犯與從犯之區別 刑律第二十九條。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爲正犯。各科其刑。於實施犯罪行為之際。幫助正犯者。準正犯論。刑律第三十一條。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爲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論。是正犯與從犯。其性質實大相逕庭。正犯之要件。必在實施犯罪行為時。有幫助行為。譬如強盜入內搶劫。在門外把風。或搶劫出外。代爲搬運。又如竊賊於入室竊物時。在外觀望。或代爲攜贓等情。均屬此類。蓋實施犯罪行為時。若無此項幫助。其犯罪行為。卽有不能施行之處。或雖能施行。將感受種種不便。賴此幫助。始得安然達其犯罪行為之境。故依律以準正犯論。若從犯者。不過於正犯實施犯罪行為之先。有所接洽。幫助其事後之成功。如強

盜於實施搶劫之前。代偵各方防衛。或接濟軍械。或必要之具。又如竊盜於入室竊物之前。代爲偵察情形。或預備某種及必要之具等情。均屬此類。故兩者介在疑似之間。不容不細爲辯別。若在實施犯罪者。即爲準正犯。若在實施犯罪者。爲之前者。則爲從犯。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本案兩被告。其一僅司窩頓之事。其一僅司炊飯之職。雖事後亦曾分得贓物。若干。然其細已甚較之其他竊賊。相去懸殊。查大理院判例。四年統字二〇五八號。窩主事前知情容留。事後受贓者。應依刑律第三一條。分別強竊各本條。及第三九七條。並第二六條規定處斷。如窩主有共同實施行爲。或於實施之際。幫助正犯者。仍應依第二十九條辦理。本案被告盧小弟。窩頓贓物。誠爲事實。然事前知情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故以嚴格之法律言。被告盧小弟所犯者。只刑律第三百九十七條之受寄贓物罪。與各正犯所犯之竊盜罪。並無關係。蓋事前究爲知情與否。尙無確實之證明。今即退一步言。事前被告盧小弟確曾知情。且有容留行爲。依照大理院判例。亦祇構成刑律第三一條之罪責。何能遽以正犯責之。須知被告盧小弟並無共同實施行

爲。或於實施之際。幫助正犯也。此被告盧小弟。部分所犯之罪。責充量而言。亦不過。爲一從犯。不能以正犯責之也。又查大理院判例。七年上字二七號。此次行竊。施錫家之蘇老朱。卽在上告人家拿獲。上告人明知爲竊賊。故意窩留在家。原判以上告人借給蘇老朱住所。使其容易行竊。認爲成立幫助竊盜罪。依刑律三一條三六八條處斷。尙無不合。又七年上字三二一號。季小照與盜犯楊懷思素識。楊懷思與人同謀搶劫。知季小照家藏有槍枝。向之借用。允於分贓時給一槍股。小照貪圖槍股。卽將藏槍借給楊懷思。搶劫人家財物。原審以季小照係圖借給槍械之報酬。與事前同謀事後分贓之共犯有別。依刑律第三十一條第三百七十三條處斷。尙無不合。彼容留正犯住宿。或借給器械於正犯使之搶劫者。尙不過以從犯論。尙不能處以第三九條之正犯。何況其程度猶不至此。不過司炊飯之役而已乎。以嚴格論。應依大理院四年統字第二八六號解釋。刑律從犯。以事前幫助爲要件。而所謂事前幫助。通例指加入犯罪預備。或着手行爲之一部而言。爲強盜炊爨。不能謂之犯罪預備。或著手行爲。卽不得以從犯論。是被告汪阿

五平日雖在竊賊首領范雲龍家司炊飯之役。然不過被告汪阿五與范雲龍間之傭雇關係。與范雲龍之爲竊賊。毫不生聯帶關係。而與本案更渺不相涉。雖事後曾受有贓物。然不過雇主因其辦事勤敏起見。予以賞賚。而被告以傭僕之身分。受雇主之賞賚。亦事理之恆。究竟曾有知雇主爲竊賊。知賞物爲贓物。尙無一定之證明。卽曰知係贓物而收受。亦祇構成刑律第三九七條之受賄贓物罪。在本案以內處以從犯。尙嫌無據。何可竟以之與共同實施者等量齊觀。又大理院解釋。四年統字三一六號。舊律載得盜案內。被告在船爲匪服役。或事後被誘上船。並未隨行上盜者。自行投首。照律免罪。如被拿獲。均徒二年。年未及歲。仍照律收贓等語。是爲盜執炊。依舊律誠有分別免罪處罰之規定。唯新刑律重在故意。非故意之行爲。不爲罪。總則已有明文。爲盜執炊。既無爲盜之故意。又非強盜之行爲。不能牽強附會。而入人以罪。本案被告汪阿五爲范雲龍執炊。既非爲盜之故意。又非強盜之所爲。當然不能構成罪責。乃檢察官竟以第二九條共同犯處之。實屬毫無根據。不能甘服。此被告汪阿五部分所犯之罪責。應爲刑律第三九

七之罪。而非竊盜之正犯。不能與在逃未獲之范雲龍等相並也。

依上二則。本案之行爲。實爲竊盜而非強盜。所犯者完全爲刑律第三六八條之罪。而被告盧小弟汪阿五。或寄頓贓物。或受贈贓物。按律不應構成正犯之罪。盧小弟應處刑律第三六八條第三一條。及第三九七條第二六條之罪。汪阿五應處第三九七條之罪。檢察官請求均處以第三七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九條第二三條之罪責。實爲錯誤。應請鈞廳駁正。處以適當之判決。

〔評〕本案盧小弟汪阿五兩被告。以地位言。在正犯從犯之間。以情迹言。在竊盜強盜之間。檢察官以強盜共同犯起訴。雖失之過刻。然亦未嘗無理。此狀絕不辯卸無罪。而以避重就輕法出之。改強盜爲竊盜。改正犯爲從犯。蓋一出入間。而罪之輕重懸殊矣。且其理似極充足。其文亦頗動聽。誠妙法也。較之徒斤斤爭辯爲無罪。而結果證據確鑿。反不能輕邀未減者。相去遠矣。故凡犯罪而證據確鑿。無可抵賴者。應卽以此爲法。

### 略誘婦女之訴狀

湯華華有子三人。長次均已娶妻成家。第三子年尙幼。配婚楊氏。已童養矣。尙未成婚。乃過門而外。時與華華及第三子卽楊氏之未婚夫屢起衝突。且有不端情事。華華恨極。竟將楊氏售於客籍民沈哇芳。楊氏不允。買後乘間投報附近警察所。移解刑庭。判湯華華實犯刑律補充條例第九條及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之罪。處一等有期徒刑。湯不服。請某律師上訴高等廳。但此事證據確鑿。無可狡賴。因根據大理院判決例。避重就輕。請改判罪名。蓋欲避去意圖營利四字。且不承認爲強賣也。結果高等廳卒撤銷原判。改處第三百四十九條二項之罪。予以一年三個月之四等有期徒刑。其狀如下。

爲不服原判。提出上訴理由。請爲更判事。上訴人價賣未婚媳楊氏一案。實由楊氏不服教訓。時起爭執。且行止不謹。有玷家戶。因卽照前此向楊姓婚配時所交出之禮銀六十元。再加五年來飲食衣服之資五十元。合計一百一十元。賣於客籍民沈哇芳。且事前亦曾經被訴人楊氏同意。是上訴人之出賣楊氏。完全非意圖營利。亦非強暴脅迫。乃原審廳不加明察。遽以刑律第三五一條相加。實屬謬

誤認罔前再依法提出理由請鈞廳更予以適當之判決。

(一) 本案之事實 上訴人有子三人。除長次已另立門戶外。三子以年幼未能分居。早歲即聘同邑楊次楠之女爲三子之媳。未幾楊次楠病故。家無餘人。而上訴人亦以妻逝子分。無人主持門戶。即將楊氏領至家中。爲童養媳。今已五載矣。楊氏初來時。年僅十三。辦事尙肯聽話。三年後。忽改常度。時與上訴人違抗。卽與未婚夫上訴人幼子葆元。亦時起衝突。自去歲以至今今年五月。出賣沈哇芳時。約計一年有半。楊氏無日不指桑罵槐。妄作妄爲。且每日私自出外。聞與對河農人蔡望官有通姦情事。上訴人及葆元聞悉。將楊氏略加訓責。卽拍案哭罵。聲言覓死。如此行爲。實難偕老。時適有客商沈哇芳新喪髮妻。無人主持家務。欲買一妻。上訴人及葆元以楊氏終非能團圓到老者。卽得其允許。買於沈哇芳。得洋一百十元。並非意圖營利。更無強暴脅迫情事。

(二) 上訴之理由 刑律補充條例第九條。依法令契約擔負扶助養育保護義務。而強賣私賣其被扶助養育保護之人者。依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五

十一條。第三百五十二條。及第三百五十五條處斷。所謂強賣者。卽當刑律之略誘私賣者。卽當刑律之私誘。此理甚明。無待贅述。至略誘與私誘之區別。卽在有無強暴脅迫情事。楊氏於出賣沈哇芳時。亦曾同意。卽迨至沈宅。亦尙談笑如常。直至一星期後。始行不服呈控。則其爲事實變故無疑。而事前之並未強暴脅迫。更屬顯然可見。又查大理院五年統字五二四號解釋。因子女妻妾有犯姦行爲。忿而鬻賣者。既非圖利。自與因貧而賣者無異。楊氏既與蔡望官發生姦通。則上訴人出賣楊氏。固不論早得楊氏同意。不得以強賣論。卽未得其完全同意。亦不得附會於條文字面上之強和字樣。而遽以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略誘罪處之。此其一也。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意圖營利。略誘婦女。或未滿二十歲之男子者。處無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係和誘者。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所謂意圖營利者。必有意圖營利之意思。行爲如何。反在其次。本案上訴人私賣楊氏。雖得洋一百十元。然六十元爲上訴人昔日聘定楊氏之禮銀。今既恩斷義絕。自應依法收回。楊氏在家五年。零用飲食衣服之資。每年何止十元。今以最

少限度十元計。五載亦應有五十元。兩相合計。乃爲一百十元。此純爲上訴人收回之原本。並無營利可言。且上訴人賣去楊氏後。應更爲第三子葆元另婚。一妻合計一切費用。當不止此一百十元。兩相對核。上訴人不特無利可營。抑且出入不敷。是意圖營利四字。上訴人實不能當。又查大理院判例。六年上字第二八號。因貧病交迫。將妻託人賣於他人爲妻者。應成私賣罪。不特認爲營利私誘。核諸上載大理院五年統字五二四號解釋。本案上訴人之出賣楊氏。雖非貧病交迫。實與貧病交迫無異。不能以營利略誘論。又查大理院六年上字二四九號判例。因養媳與伊子不睦。竟行強賣。雖得財禮。仍難指係營利行爲。又五年上字三三六號判例。查張王氏既係張志雅養婚。則張志雅自有扶養保護之義務。乃竟行強賣。當然構成強賣罪。惟張志雅強賣張王氏。實因與伊子不睦。則當日雖得李玉盤財禮二十四元。仍難指係營利行爲。原判依刑律三百五十一條處斷。引律未免錯誤。是更可爲本案之參證。上訴人價賣楊氏。其一爲楊氏不安於室。與人通姦。其二爲忤逆尊長。且與未婚夫不睦。上訴人爲保持名譽。計保持家庭中。

睦計自不得解約。另婚而楊氏娘家又係死絕無人可以承受。自不得不轉賣於人爲妻。假使楊氏父母尚在將女領回亦應向上訴人賠償損失。故此一百十元作爲沈哇芳娶妻之禮銀可作爲沈哇芳向上訴人持出之相當賠償金亦可而要之不得謂上訴人之出賣楊氏有營利之意思。並營利之行爲則可斷言無疑處以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之罪。實有未安。此其二也。依上理由則原判處上訴人以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之罪。一等有期徒刑實不甘服。

(三)請求之目的 原判既不足以折服上訴人之心。引律錯誤。曲解條文。應請鈞廳撤銷原判。斟酌情理。予以適當之判決。

〔評〕男子是人。婦人亦是人。均有獨立之人格。安得以之爲買賣。乃積習相沿。婦女恆處於弱者地位。幾爲男子之一種玩具。或機械。以致可供人買賣。以人道主義言。實應將侮辱女性者。處以極嚴酷之刑。以爲無數處於卑下地位之女同胞。一吐其氣。夫婚姻應以男女間互相戀愛爲原則。父母代爲同意。在理尙不應該。况出之以強迫。更出之以賣買。縱兩相情願。亦應從嚴懲處。况乎完

全未得同意。原判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實痛快異常。但以律文言。不能以人心之好惡愛憎。而遽爲上下其手。况律師本爲犯罪人辯護而來。更不能不平等。靜氣細爲被告開脫。本案價買有據。原判又根據刑律補充條例第九條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項處斷。情罪兩當。不容狡卸。乃出之以避重就輕之方法。先辯略誘。繼辯營利。將第一審原判。層層駁詰。節節卸辯。蓋如是可改略誘爲和誘。和誘罪輕。略誘罪重。一轉移間。而輕重懸殊。又意圖營利一層。亦可完全不成立。刑律第三百五十一條之罪。即可免除。至多處以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之罪。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誠避重就輕之好方法也。

### 推闡情形法之訴狀

#### 拘警毆打之訴狀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界因憤慨中日交涉失敗。集矢於手訂各項條約之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有羣衆搗毀曹汝霖宅及毆傷章宗祥事。因此風波。續續靡已。演至七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有少數發生貳心。對於五九運動。有

陰予破壞之計。於是多數學生在法科理科開會。討論懲治少數反對派方法。雙方遂起爭哄。當道本不慊於學生。思藉此興起大獄。即派警將學生逮捕。解往地方檢察廳起訴審判。學生方面特延劉崇佑律師辯護。向地方審判廳提出辯護理由書。推闡情形甚詳。其文如下。

本案檢廳起訴。認七月十七日北京大學學生在法科理科開會。有私設法庭審判拘禁毆打許有益五人。並強迫具保及悔過書等情事。指爲被告人等共犯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五十八條之俱發罪。其證據則一爲司法巡官玉章玉紳報告。二爲一區巡官詳細口供。三爲許有益楊濟華傷單。四爲檢廳所記起訴人許有益被告魯士毅等供詞。五爲大東草帽公司李玉璞供詞。而就所載之事實按之。又全探告訴人許有益五人之所口述。辯護人以爲刑事案件。貴乎真實。故探證有嚴格之規律。不得以間接傳聞或類推設想之語。爲其基礎。尤不得任舉證人使之陳述。即借爲攻擊之材料。而忘其人與案中某造之關係若何。其告訴人陳訴之言。除有實據之部分可供參攷外。其餘漫無考證。

者更不容以意推想。認爲事實。被告人之口供。則尤應依法記錄。經其讀聞。方得有效。此審判法則之所命也。至於刑律所認爲罪之要件。意思行爲結果三者缺一。不可共同犯罪。雖有時不必皆爲着手行爲之人。而於犯罪故意及認識之共同。乃能使負連帶罪責。則爲不可易之原則。若非共犯。唯有行爲者。乃有責任。豈有因不獲主名。而任意令人頂受之理。合乎上述各點。始爲正當之論斷。否則實無以昭訟獄之平。辯護人竊以爲本案起訴文所陳深。有此疵病。不能不抱不滿之恨。敢爲貴廳述之。

查本案發生原因。由於學生開會時之爭鬥。而致爭之故。則以校外有人思攪校長地位。觀其讎商之地。爲中央政聞社。與商之人。有現充參議院祕書廳職員。且贊同者。則許以相當之利益。卽此已經警廳認定者。證之。則風潮之起。實自外至。彰彰明甚。校外之陰謀。究已醞釀若干時日。今且不問。而校內學生。則係十六夜與讎之陳樊二生歸述之後。始有知者。中央政聞社在南城。北京大學在北城。是夜大雨。陳樊歸校時。已逾三鼓。縱使卽時報告同學。而當夜不能招集大衆。共謀

次晨對付之方法。則無可疑。(大學宿舍。係分數處。皆間隔街巷。相距里許。陳樊所宿之舍。並非大眾同寓。歸時已深夜。何能告人集商。此理至明。)况學生魯士毅本不住校。乃謂當時由魯等急籌對待方法。是不問而知其不合真相也。次早消息漏布。衆皆不期而集。前往察視。蓋許等既稱學生全體在校開會。而全體之人。乃無聞知開會之時。又必特在清晨七時。與通常舉動大異。此實可怪之事。青年喜事。爭欲往觀其究竟。固亦人情。謂必待有人率領。乃先到場。似近牽強。以此徵之。則本案無論有無犯罪事實。而事前必不能指爲有共同之謀畫。可知既無謀畫。則共犯第一要素之共同故意及認識。在未開之會。當然不生疑點矣。入場之後。據巡官祥禎報告。有閉門及傳人之揚言。檢廳又執爲事前犯意之一證。不知二道柵欄。距禮堂大門尙遠。且路有轉灣。非在柵外所能見。巡官既稱身曾入內。何由知其門之啓閉。至於揚言傳人。而事實上實無其事。則當然爲不確。縱或有之。又安知非一二急激者臨時氣憤之言。豈得據爲全體早有之意思。此事前無共犯之憑證也。

起訴文對於會場當時之情狀。大略分爲四段。(一)日間在法科時審判者。爲魯士毅。王文彬。孟壽椿。易光疑。劉漢章五人。錄供者爲耿福鼎。執棍站立兩旁者爲倪品貞。(二)由法科押解理科時。押解者爲劉仁靜。陳邦法。謝紹敏。李駿。蔣希曾。多人。並幽禁之於理科第一教室。派人輪守。(三)挽在理科審問時。仍爲魯王諸人。持械環立。仍爲倪品貞諸人。其時有打人迫供之事。致許等受傷。(四)夜間畢會時。魯等諸人更迫寫悔過書。並令具保始釋。且皆簽名按捺斗箕。而對於許有益俞忠奎二人。則又禁人爲之作保。王朝倫則由大東草帽公司山東人李姓保之。許俞於次早乘間脫逃。是皆檢廳撫拾各項供證。而認爲當場共犯數罪之事實也。辯護人竊以探證應以直接者爲限。起訴文所舉第一證之司法巡官玉章。玉紳報告。明稱係是北京大學左近探詢。左近云者。究係何地何人。夫言之者爲誰。尙不之知。而欲引此無稽之語。入人於罪。無乃可怪。又云並向中一區署員何鏞探詢。何鏞雖爲署員。而當時實未到大學。彼又何從確知有審判錄供執棍拘送拘留具結等事。且更何從知當時實施此等行爲者之必爲某某。似此繪影之

文而切實按之。則全未親聞其聲。目覩其狀。道聽塗說。渺無朕兆之可尋。此第一證之根本無效也。次則巡官祥禎口供。查該巡官在檢廳口供。當時在校者只彼一人。未見持木棍繩索。未見敢死隊。往理科時大衆說說笑笑。未有拘押其言較之檢廳尤詳。又皆躬歷目擊之語。據此可證明雖人聲嘈雜。稍類於爭哄。而旋歸鎮靜。且同行出外。說笑如常。尤可知兩方並無決裂及暴亂之事。此項供證。曾屬直接所得。在法應最爲有力。此第二證之可爲起訴情節不實之反證也。又次許有益楊濟華傷單。其不合之點。貴廳曾經當庭聲明。如單載有手三指指甲摳傷。許則堅稱二指。單載有手腕是手打傷。肚腹偏是有脚踢傷。許則皆稱由於棍打。諸如此類。傷單既自相矛盾。而與受傷人所述。又復矛盾。卽其効力可知。况楊濟華屢稱左眼被打時。眼鏡落地。狄福鼎代爲拾起。告以卽當賠償。試思狄等時在審判毆打極與爲難之時。彼等身體且不之恤。安有賠償眼鏡之委婉謝過之辭。無有此言。轉可證明當時仍在從容談話。並無毆打強暴之舉動。又况許謂魯士毅爲審判長。又謂魯曾打人。詰以台上何能打及。則遁其辭。忽稱因說話聲小。魯

令其上台。故得打及。又稱彼因恐人打。閃靠台上。而轉遇打。反覆支離。不近情理。不可枚舉。卽此觀之。傷單所列微傷。究從何來。殊爲難必。且卽係在場受傷。亦當求傷害之人。而問其責任。既不能證明魯士毅等之所爲。徒以共犯之籠統罪名。轉嫁其罪於被告十一人之身。此第三證。尤爲無理之極者也。又次迫其悔過書及簽名手印。檢廳則專取材於所記許及魯等各供。謂該書中類皆卑鄙齷齪之詞。顯係受迫所具。查卷中並無是項書證。亦未聞檢廳對之曾有何等偵查。不知所稱書中措辭云云。從何而見。書且無有則簽名手印之事實。又將何所附麗。若謂依據告訴人許有益之供詞。何以見告訴人絕無虛飾。如謂依據被告人魯士毅之供。則魯自被逮之後。疊次研訊。檢廳從未將所錄供詞予以讀聞。在法絕無證據效力。業經被告人等各自具狀聲明。貴廳亦已許其更正在案。檢官當公開審理時。雖曾言此項記錄。係經書記官合法調製。然依法凡審每訊次錄供。應對訴訟人照供朗讀詳細。如有差異。立予更正。此爲審檢兩廳共同之法則。今則供者自供。錄者自錄。不惟並不每次讀聞。抑且始終未予一見。是否合法。不待煩言。

况現在各廳辦事實情。因無速記員之設。苟遇稍繁案件。書記官勢難當庭錄供。於退庭後恃其記憶力而默寫之。試問能保不誤否。凡人舉筆記事。當然自成其統系之言。根本之處。出入稍有一差。則其下之千萬語。自然皆隨之而俱異。此人情也。書記官亦猶夫人。何能免此。故口供非即時所記者。尤當以讀聞方法救濟之。不幸檢廳未之及。此第四證之。不合法也。又次證人李玉璞口供。查李之到案。係王朝倫指保人而來。據告訴人等所稱。當日保人均係校內同學。王朝倫亦供彼保人有二。一爲谷姓。一爲李姓。李亦自言係校中張姓以電話喚來作保。且謂始不得入。因遇素識學生數人。始得通行。試思保人既皆學生。而王朝倫亦係由谷姓學生作保。何以忽又求及校外渺無關係之李玉璞。許等自供。所保者乃保證彼輩不復作此敗德。破壞大學。私通安福俱樂部之事。更試思李不過草帽公司之商人。非有何等聲聞資格。何以學生大衆對之有此異常信仰。必欲得其一保以爲憑。如此荒謬之言。孰能信之。且所稱素識之學生帶之入內。究係何人。何不指出。王朝倫爲該公司股東。宿居該鋪。業經查實。而貴廳傳訊時。彼又皆託

辭避匿。此非故意串同僞證。因而情虛而何。檢察官謂李與告訴人等並無親屬關係。在法證言可採。而於如此重大假僞。則全置不顧。未免強辭。此第五證。可以爲另案僞證罪之基礎。而不可爲本案之證據也。起訴文所舉五證。分按之不過如此。至若孰爲審判員。孰爲書記。孰執棍旁立。孰組織敢死隊押解。以及毆打拘留。逃逸種種。則直無證可舉。而徒採用資料於告訴人口供。爲之編輯先後。加以坐實。然則起訴之價值不大可知乎。辯護人今請更就告訴人許有益五人供詞之矛盾者指之。按許有益等五人告訴文稱。早晚兩次審問。皆王文彬魯士毅劉伯章易克疑李壽椿五人。然七月十八日許有益口供。則稱日間四人上台審問。而非五人。楊濟華審廳口供。又謂王劉魯三人登台。台下李壽椿立起質問。程體乾則謂登台審判者爲魯王狄劉陳五人。俞忠奎則謂魯王劉審問。二十八日程體乾又供魯王孟劉蔣五人坐堂。其在貴廳之供詞。又只有魯王劉三人。楊濟華亦同。此日間審問之人及人數之不符也。夜間審問者。其訴文謂亦前之五人。然在警廳。彼輩總供。又謂晚八時王劉蔣魯易孟李爲審判官。俞忠奎在貴廳供。又

謂理科問者劉中坐左爲魯易。右爲孟及不知姓名之李姓。此夜間審問之人及人數之不符也。至若書記官告訴文謂夜間爲蔣希曾狄福鼎。日間則無之。然其在警廳總供則謂日間書記李某夜間爲狄一人。二十八日程體乾供。又謂日間爲狄福鼎。夜爲蔣希曾。許有益謂體乾在貴廳供。均謂日間狄走來走去。用筆錄供。此書記之不符也。又打人一節。告訴文謂打許有益者魯及倪李。打楊者魯。網人者陳。然在七月十八日初供。打人者只記一嚴姓。並無此說。其在警廳口供。始言倪李。而仍不及魯。楊濟華供。晚間時有某人上台側擊被掌頰一下。並無指魯之言。許在貴廳雖言魯打一嘴巴。而所以上台被打之原因。或言魯喚之上台。或言自己恐被打而閃到台上。情形又相矛盾。至於網人一節。彼等後又自認其無有此打人網人之不符也。押解前往理科。據告訴文謂謝陳蘇李等率領多人。其口供並謂兩人扶一人。如遇大盜。然巡官祥楨供。大眾說說笑笑。並無強暴之形迹。且法科理科相距里許。果有押解事實。沿途警察。豈無聞見。此押解與事實之不符也。拘留教室。據告訴人歷稱在理科第一教室。五人同拘。然彼又謂晚飯

菜蔬甚佳。並且易道等倪品貞同食。試思果被拘禁。則不至肌饑已屬萬幸。何來頗佳之蔬。况倪等果爲日間毆彼之人。此時何能再與同食。且同學尙多。卽欲使向之誘供。何以不別遣一人爲之。何以必令持木棍毆擊彼等。與結厚怨之倪品貞。向之致意。又謂次早越牆逃出。試思大學之牆。豈彼等之能越。此拘留情節之不符也。許有益等果有被拘審問毆打之事實。則受辱滋甚。當時種種情形。應皆刻骨銘心。牢記不亂。何以前後錯誤。彼此不同。如此種種憑證。而足以動法庭之聽。而爲被告人犯罪之唯一憑證。誠非辯護人之所敢信矣。

如上所陳。則知本案檢廳起訴文。對於被告人等所認爲犯罪之事實。種種如火如荼之繪描。試爲細一實按。則盡屬虛空。甚至如認劉仁靜之押解。則並告訴人供狀亦未曾誣指者。亦隨意周內之卷宗俱在。可指數也。既無共犯。又無各各犯罪。確切之主名。而乃苟且羅織如此一網。盡入之罪案。以興此巨獄事之可駭孰過於。是辯護人竊惟國家設刑本意。在於排除惡性。並非用爲補助教育之資。莘莘學子。學校培植有年。縱使氣質未盡精醇。而青年蹈厲倉皇之概。與夫純淨真

擊之心。政府果有以善處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於學術之淵。進智能以爲世用。豈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牽連沉淪於渾流之中。年少學生。方自以爲保吾讀書之地。無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職。而不知所謂國法者。卽將俟隙而隨其後。竊見檢廳致警廳公函。有水懦民玩之言。然則豈預見已存於心。而有必繩以法而示以威之意。故一聞疑似之象。卽不暇詳察而遽信以爲眞乎。此次事體之所生。辯護人不便明指禍源。而動之自外。則爲舉國之所共見。假如該生舉動。卽有過激。猶將哀其愚而諒其心。善平怨憤之情。使漸次安意就學。况乎尋常開會。尋常辯論。爭執未出一堂。舉動並無踰軌。何以乃蒙嚴令。若遇盜犯。盛暑羈押。已越兼旬。而逮捕且及於十餘齡之童子。辯護人切爲大惑也。總之以法律言。刑事案件。認證釋律。均有一定嚴格之軌。苟爲不合。卽不得輕於濫施。以事理言。事固有至輕極微。未及犯罪程度。而無勞國家刑罰之威嚴者。又有事勢所迫。情理所許。雖或偶有激動。而非非法之精意。所承認爲罪者。則司法者亦當體國家刑罰目的之所在。不執著於文字之中。而慎顧刑事政策。

之。方。向。本。案。經。過。在。法。無。可。成。罪。已。如。前。陳。而。斟。情。酌。理。尤。有。不。可。使。此。清。白。才。俊。之。青。年。橫。罹。罪。獄。致。傷。士。氣。之。勢。伏。惟。貴。廳。秉。至。剛。至。正。之。威。權。下。最。公。最。平。之。判。決。使。睽。睽。萬。衆。無。絕。其。世。界。猶。有。清。明。之。望。則。實。司。法。之。有。助。於。國。家。也。再。中。一。區。黃。署。長。報。告。不。合。真。相。一。節。業。經。被。告。人。學。生。狄。福。鼎。屢。次。狀。陳。日。來。情。形。在。案。在。法。無。效。不。待。贅。述。又。北。京。大。學。學。生。黃。堅。等。關。於。本。案。共。同。候。訊。狀。可。爲。被。告。人。魯。士。毅。等。無。罪。之。證。明。合。請。依。法。歸。併。查。察。合。併。聲。明。

〔評〕此種大題目。殊不易做。蓋情形之複雜。案卷之衆多。實非尋常訟案所應有者。劉崇佑此狀。侃侃而道。將各種情形。一一指摘無遺。先駁正其起訴文。再摺擊其供狀。末後又將供狀中之自相矛盾者。一一指而出之。使對手無可置喙。誠司法界不可多得之良訴狀。可作模範者也。

### 防衛殺人之訴狀

民國成立。軍人握政。凡軍人所至之地。無法律。無綱紀。驕橫不法。惟意所欲。行政官固束手無策。卽司法官亦不敢過問。蓋法律本非爲此輩軍人設也。然江

浙風氣較開。軍人尙稍知斂迹。卽有過犯。司法官亦不至全失其法律上之職權。然以與平民較。則已相去遠也。民國十年十月十二日。浙江大有利電燈公司小工。與陸軍第四師十三團第一營兵士。因爭道啓釁。兵士不問情由。將工人毆打。時第一區四分所警察上前勸解。兵士不服。並毆警察。且哄至警署。聲勢洶洶。有搗毀警署之勢。警察陳奇高。出而防衛。一時不慎。將兵士李清文。戳死。杭縣地審廳。判以殺人罪。處徒刑四年。陳奇高不服。向高廳控訴。經高廳駁斥。因由選任律師張韜。上告大理院。始得發回更審。此事因牽涉軍警兩界。全浙人士。均極注意。杭地報紙亦逐日登載。其爲哄動一時。可知矣。茲將陳奇高之上告狀錄下。

爲兵士衝突被誣殺人一案。不服浙江高等審判廳第二審判決。提起上告事。不服之理由。(甲)原判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一)原判謂本件控訴。不能有理由。而將奇高控訴之理由。一字不敘。指東話西。以爲判決。何能令人甘服。(二)本案原判之理由。其唯一之證明。僅憑兵士邵樹賢之供詞。然而證言之是否可信。

審判衙門仍應衡情認定。今邵樹賢之供詞。乃絕對誣妄之談。他項證據極多。而原審均棄置不顧。茲將邵樹賢之供詞不可信之理由。列舉如下。(1)邵樹賢係共同搗亂警所持棍傷人之要犯。何能立於證人之地位。要犯之供詞。依法不能採爲證言。(2)邵樹賢自供。將奇高之刺刀拾起。在奇高頭上砍了一刀。因而奇高受有刀傷。今奇高之傷。檢察官驗明係木器傷。非刺刀砍傷。則邵樹賢之供詞。顯屬捏造。信而有徵。乃原判謂此係邵樹賢自認傷害陳奇高之事實。與證明李清文係被陳奇高刺死。無甚關係。自不能藉此一端。遂將全部證言悉行推翻等語。不知此把刺刀。卽邵樹賢所指奇高刺殺李清文之刺刀。據邵樹賢供稱。『奇高用此刺刀刺死李清文之後。落在地下。邵樹賢卽將此刺刀拾起。在奇高頭上砍了一刀。』是同一之刺刀。奇高用以刺死李文清。邵樹賢又用以砍傷奇高。今奇高之傷爲木器傷。非刺刀傷。既據原審認定。則刺刀本不存在。邵樹賢之供詞。既已不實。何能更據以認爲有傷害李清文之事實。乃原審斷章取義。謂邵樹賢所供奇高殺死李清文。爲實在。邵樹賢所供砍傷陳奇高。爲非事實。邵樹賢所供

此刺刀殺死李清文爲可信。邵樹賢所供此刺刀砍傷爲不可信。誠不解原審之何以偏頗若是也。(3)查檢察官當時調查報告內有據四師一營梁營長聲稱據副兵李丙臣稱十二日我與李清文被警察硬拉進警所。後李清文不服與警察扭毆。有一警察手持上刺刀之槍枝向李清文胸前猛戳。當時清文用手抓住刺刀不放。警察擬開刺刀上之橫簧致槍與刺刀兩離。清文隨卽倒地。被我瞥見趕上前去。各警察見已肇禍棄槍向裏逃走。我拾起槍枝在清文胸前拔出刺刀。急奔回營報告。惟刺清文之警察向屬何人一時慌亂認不清楚等語。是目覩被警察殺李清文之人爲李丙臣。非樹賢也。刺刀係李丙臣在清文胸前拔出。非落在廚房門口。爲邵樹賢拾起。並向奇高頭上砍了一刀也。槍枝亦係李丙臣拾起。警察均已棄槍逃去。非如邵樹賢所供各警喊裝子彈也。有李丙臣明白自見。非如邵樹賢所供只我一人看見。沒有別人看見也。何以邵樹賢之供詞與檢廳當日之調查報告完全相反。李丙臣嗣後到案何以亦與此報告不符。甯非邵樹賢李丙臣兩人串同誣指奇高耶。否則當時檢察廳何以有此絕對不符之報告。並

以之呈督軍。此中出入甚大。而原審乃略而不論。一味以邵樹賢之言是信。冤矣。  
(4) 斜長六寸闊二分深至二寸四分之創口。決非刺刀所傷。且十年十月十三日第二次驗斷書載明刺刀由創口插入。深不能達二寸四分。如此重要。明白之反證。而原審置不採用。(5) 尤有要者。驗斷書載明創底向下斜。更足證明邵樹賢所供奇高持上刺刀之槍枝。向李清文胸前戳入之供詞。完全不實。蓋以長槍在平地上。戳入其創底。必向上斜。或平入。決無向下斜之理。今李清文之創口。係向下斜。必係有人持短刀。從上戳入。可無疑異。今邵樹賢所供謂奇高持上有刺刀之長槍。戳死李清文。如原判之認定事實。全屬不合。奇高之辯護人在原審一再聲明。並持爲控訴理由。原審竟置而不理。(二) 原判引用偵查中筆錄。謂奇高供稱死的兵打我。我撲倒地。那個兵亦撲倒地了等語。謂奇高曾經自認接觸。查此項意旨。控訴理由。早經敘明。偵查筆錄。不能爲絕對之證明。且奇高卽有此項自白。依法亦須查明究竟。是否實在。今事實殊非。業已證明如前。則此項偵查筆錄。焉能再行採用。(四) 戈警佐鄭巡長之供詞。謂奇高最有嫌疑。夫嫌疑二字。何

能即爲奇高殺人之證據。且戈鄭二人焉。知不爲卸除長官疎於督察之責任起見。而推諉於奇高一人身上。然訴訟通例。以發現真實爲主義。似此項彷彿推測之詞。何可爲判決之資料。(乙)原判適用法律。更不適用。查此案當日兵工兩方衝突情形。及嗣後兵士擾亂警所秩序。大亂紛擾異常。兵士數十人各執木棍。逢警即毆。而民衆聚集者。更有千百人之多。當時商民罷市。人民呼號危迫之情形。達於極點。歷經第一審查明。確實不誤。則在此情形。顯係與暴徒亂擾公安者。相當斯時。奇高即或有拔刀放槍殺害李清文之行為。按照警械使用法。絕無違背依刑律第十四條。當然不能爲罪。乃原審必欲處以徒刑四年。而置法文於不顧。至於刺刀係未開口之鈍刀。用此鈍刀而不開槍。乃謂有殺人之故意。亦屬羅織之詞。凡此種種。皆屬於法未合。請求撤消原判。宣告無罪。

〔評〕此狀於推闡情形處亦詳。凡爲人辯訴者。應先於事實方面。調查清晰。若者可以指駁。若者可以辯卸。而後以科學方法。條分縷析。以出之。使審判者一覽而知原訴或原判有不實不盡之法。較諸無理攻擊者。固相去甚遠。即較諸

空言辯護者。亦得力多多也。

## 詳敘事實法之訴狀

### 侵吞公款之訴狀

現任南京省公署第四科科长單毓斌。前任上海閘北水電廠廠長。及南京電燈廠廠長。後爲各方攻擊。不安於位。始行去職。乃去職未幾。省署竟將單毓斌擢升第四科科长。因是各界大爲不滿。紛紛攻擊。南京有汪梓虞者。平日於政界情形。極爲留意。此次以單因禍得福。任南京電燈廠廠長。被控後。反擢四科科长。於情於法。太不公平。因再投呈省署。請爲撤究。並將單毓斌任廠長時各項舞弊情節。和盤託出。一一無遺。而於煤價一節。更調查當時市價。同列比較表。兩兩對勘。使無可狡辯。此案之真相如何。今誠未能懸斷。而以筆法言實。攻擊文中之最妙辦法也。萬非徒恃空言者。所能比擬。其狀如下。

呈爲查明前任南京電燈廠廠長單毓斌侵蝕公款。確有證據。懇請嚴予懲辦。以儆官邪。仰祈鑒核事。竊查單毓斌前充南京電燈廠廠長時。舞弊營私。侵蝕公款。數逾

巨萬經地方各法團列舉事實呈請撤差懲辦乃撤而未懲旋擢爲省署第四科科長地方人民深滋疑慮查單本一窶人子民國初年謀充電燈廠末職舊時同事者皆能道之自長南京闢北兩廠數年之間積有貲財數十萬所以能侵蝕如此巨數者其大端在煤炭侵蝕之法厥有四端(一)以低價浮報高價(二)串通煤號虛收實報(三)以劣煤混充好煤(四)每日燒煤以少報多依第一項而言事確有據茲僅就其十一年分上半年冊報之賈汪一項煤價與下關各煤號同時市價比較列表如左

年	月	種類	單號冊價 每噸煤價	市上實售 每噸煤價	每一噸煤單號 斌侵蝕之銀數
十一年	一月	賈汪塊	十四元八角	十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同		賈汪屑	九元六角七分	七元五角	二元一角七分
二	月	賈汪塊	十四元八角	十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同		賈汪屑	九元六角七分	七元五角	二元一角七分
三	月	賈汪塊	十四元八角	十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同 賈汪脣 九元六角七分 七元五角 二元一角七分

四 月 賈汪塊 十四元八角 十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同 賈汪脣 九元四角七分 七元五角 一元九角七分

六 月 賈汪塊 十四元八角 十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同 賈汪脣 九元七角二分 七元五角 二元二角二分

就右表觀之。每煤一噸。侵蝕公款至少一二元。多則三四元。半年如此。歷年可知。其侵蝕之巨。實屬駭人聽聞。至二三兩項。事已過去。現已無從偵查。第四項用少報多。尙非絕對無據。請以民國二三年蔣廠長寶鴻暨現任汪廠長正聯所報之馬力鍋爐。及供給燈數。每日生火停火時刻。每一點鐘所報煤斤若干。再以單之所報同一馬力鍋爐。及供給同一燈數。每日生火停火時刻。每一點鐘銷煤若干。與蔣汪兩任報冊比對。總計超越若干。即可得其浮冒之數。然猶僅關於煤之一宗。至於兩次廠長經手購入各項電料。與經辦各種工程用款甚巨。若將其歷年冊報逐細審查。則種種侵蝕。不難立現真象。其最喪心者。尤莫如臨撤差之際。猶

手購多數劣煤存廠移交仍以上等煤價開報至一萬餘元之多。迨汪廠長接辦後見每日用煤加多火磅仍不能達初猶疑爲進水不足旋察知確係煤質惡劣過甚之故立向新鳳祥借銀數千元另購大通煤攪和燒之火磅始漸提升可見向之歸咎於進水不足者不盡屬於事實卽此一端足徵單之貪得無厭官廳對於此等侵蝕巨萬要案若果瞻徇不理將來全省大小機關因單之逍遙法外羣起效尤試問官廳有何辦法將嚴懲乎問何以寬單於前仍寬縱乎則蘇省之亡可以立待公民等爲維持省政保全公款計用特直言上陳敬乞鈞座破除情面將單毓斌立予罷斥拏交法庭嚴厲懲辦以儆貪墨而慰地方不勝待命之至

〔評〕敘述事實極詳與上文所載兩辯訴狀相反而適相類蓋一則爲推闡情形用以辯卸罪責重者化輕大者化小而此則詳敘事實以爲攻擊使之罪無可逃法無可遁矢人函人各極其妙熟此不患再有枯窘艱澀之弊

其二

汪梓虞投遞上呈後單毓斌恐遭嚴譴散發傳單列款辯誣汪因再投一狀以

駁擊之其狀如左。

竊查單毓斌前充南京電燈廠長時舞弊營私。侵蝕公款各節業經公民等列具事實表證。控請嚴懲在案。昨又見單毓斌印發矯辯傳單。分列五項理由。意掩圖飾。除第五項內關於購煤單據。恐其遷延發生調換改造情弊。已專案懇請派員迅予赴廠查取。以資考核外。茲再就其原列各條。分別駁詰如左。

第一條原稱煤炭侵蝕之說。已詳上年總商會等五團體呈控文中第一項侵蝕公款內。嗣經省長公署派委簡任職舒鳳儀一再按查。認爲並無事實在案。按舒委查復文件。未見發表。其內容如何。地方正深盼望。上年曾經各團體推舉代表。向舒委詢問。據答云。調查各事已據實呈復。文內任何一條。均足撤單之職而有餘。嗣省長於五團體代表暨本縣省議員等進見時。亦謂控單各節。委員業經復查到署。撤換已不成問題。現正物色繼任人才等語。其時地方以官廳既有辦法。未便索閱公文。今單既稱舒委一再按查。認爲並無事實。應請省長將舒委迭次明密查復之文。一律公佈。以明實在。而免藉口。

第二條買汪例售原煤塊煤。係加人工篩分。聞每一噸煤計分三成塊七成屑。其價毫無一定。尋常除冬令外。市面亦無需用。而價值當然以冬令爲鉅。惟廠中有一爐。周年使用塊煤。不分冬夏。均應購備。城內電廠。因冬令無水。不便運輸。例於每年十二月間。躉辦若干噸。而款則分月攤還。原表一月至六月塊煤。亦有市價。四月反較一二三月爲高。甚不可解。且廠中僅四月續購一次。在一二三四五個月內。並未購進一噸。有物料收入清冊。可以檢對。無可虛飾者。按本條云云。實屬離奇。倘恍不知所云。既稱買汪煤塊。冬令爲鉅。則春夏秋三季之價。自較低廉。不問可知。又稱廠中周年使用此煤。不分冬夏。均應購備。自應於春夏秋三季。煤價較廉時。躉購方爲合算。何以必於每年十二月在貴價時。躉辦且原單所稱。廠中於四月續購一次。既在夏令。何以價值亦係十四元八角。並未較廉。而查十一年六月分所購其冊報之價值。亦復相同。情屈詞窮。猶復靦顏強辯。未免太失人格。又據稱冬令無水。不便運輸。試問十二月。豈非冬令。躉購多數之煤。不知用何法起運。文義既欠圓通。事實尤爲抵觸。此誠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也。再讓

一步言。卽眞爲每年十二月高價。購煤留爲春夏秋三季攤用。並無不實不盡情。弊。然其辦事糊塗。顯犯損害國家財產圖利第三人之罪。已應受新刑律三百八十六條刑事上之裁判。况機關辦事全憑文書。該廠十一年一月至六月計算書。明明月列購煤。何得一經指控。卽以十二月躉購等詞。希圖掩飾。舞文弄法。自謂甚巧。實則作繭自縛。適形其拙而已。至稱有物料收入清冊。可以檢對等語。探聞單交卸時。各項冊籍並不完全。卽預爲無從查考地步。雖原冊曾呈報省長。現已歸科長掌握之中。調換更改。極其利便。局外無從知悉。且官樣文章。其於呈報時。自己彌縫無遺。何足爲據。仍應照事理裁決。方得眞象。豈容以虛詞搪飾。便其私圖。又原單所稱買汪塊煤。其價毫無一定。亦非事實。查中興買汪兩公司定例。屑煤較原煤每噸減價一元。塊煤則增一元。由來已久。盡人皆知。買汪卽令有煤商包銷。不無變通。然較諸原煤。每噸斷不能增至五元餘之多。此猶就單之原列價值相比較。若汪買煤。屑照市價計算。其增加猶不止此。斷無是理。且中興煤塊。每噸亦不過十五元一角八分。雖較單購之買汪塊。每噸增加三角八分。然其質地。

堅美。燃燒力強。遠駕賈汪煤塊之上。則實際銷耗數量。當然大可減少。兩相比較。所省不資。以自命精覈之單毓斌。甯不知此。特因其所報本非實價。又以中興公司不能活動。無伸縮之餘地。遂利令智昏耳。

第三條原稱賈汪煤向由興仁煤號包銷。長江一帶。而城內則由裕錫祥號向興仁煤號包銷。廠中頗欲破除其制。無如直向興仁煤號購用。興仁言明亦應加價。貼交包銷之號。有一次改向唐晉記代購。賈汪被阻於水西門。不准放行。似城內賈汪煤價。因有包銷關係。有不能以城外比擬者。凡城內售煤用煤之戶。殆無不知之。賈汪價值。次第增高。上年城外售煤。是否七元五角。亦儘可切實調查。非可以二三年前之煤。任意比較可定者。據本條所稱說明城內煤價。有包銷關係。較爲昂貴。不能與城外相比擬。惟據調查所得。城內外躉購煤價。本無軒輊。卽或有之。試問。下關分廠所購之煤。歷屆冊報。並未見其較城內電廠價低。其侵蝕公款。情弊已不啻自畫供狀。至該廠既分設下關。故城內本屬一事。廠中所購之煤。或留下關。或運入城。係屬內部支配。煤號有何權力。依何法律。可以阻撓而聽其

無理干涉奉命惟謹。一任公家吃虧。尤爲奇談。且現在該廠所用賈汪之煤。亦係購自下關興仁。並未聞有何人阻運。價值亦並不加價。廠中之人。殆無不知之。則原單所稱。不過藉以掩飾其侵蝕之詭謀。倘以現在之事實與單毓斌相質證。試問其更有何說。至稱賈汪價值次第增高。何以兩年以來。歷月冊報上。皆列每噸十四元八角。並無低昂。其爲循例列報。已屬顯見。原呈表列七元五角市價。乃從買賣兩方面調查得來。自有切實憑證。其市價日期有同者。當能共見。傳單謂非可以二三年前之價。任意比較。可定一語。豈非夢囈。

第四條原稱同一馬力鍋爐及供給同一燈數。每日生火停火時刻。鄙人任內用煤每一點鐘計若干。已往之蔣。現今之汪。使用若干。並未能在指出。係屬理想的不符。且蔣任在民國三年供給燈數。勢不相同。何能籠統言之。汪任儘可比例考究。查蔣任單任汪任。每一點鐘各報用煤若干。誰有侵蝕。誠非理想所斷。然單如自信任內所用之煤。並未浮於蔣汪之數。儘可呈明長官。將案卷檢齊。交由地方公正團體。推請電術專家。詳細核算。以明實在。原控人甚希望有此切實辦

法單毓斌果能立於不敗之地。亦可藉以自明。無如冊卷均存官廳。堂廉遠隔。人民莫由仰測高深。致使此輩鬼蜮伎倆。無從披露。誠爲憾事。

第五條原稱燈廠在冬令合城內外兩電所用煤。每月已達千噸。當本年一月二十日備預交卸時。兩處存煤不及五百噸。卽不足十五日之內。且原係中興買汪參雜應用。其餘所存。斷難配合等量。此在辦理者隨時留意添補耳。但其時煤炭甚形缺乏。購辦萬分爲難。加以陰雨數日。汪新任查明前情。一再面商。加備煤炭四五百噸。作爲代辦。以免竭蹶。鄙人勉允其請。商明以攻擊文中所謂能提升火磅之大通煤運入。款歸新任照付。此乃一種事實。汪廠長可以查詢。外間不知真象。反疑贊助爲圖利。夫又何說。然汪廠長凡購煤一噸。必備現款。鄙人臨去。猶代接洽。維持廠務之心。或尙不後於人乎。再鄙人因係廠務難辦。一再辭謝職務。並非撤換。合併聲明。查本條所述代汪購辦之煤。自承係大通貨。聞當時係照中興煤移交。嗣以不能燒起火物。現據確實調查。汪當時實係改購中興煤。攪燒火磅始達。足見原單所述中興無煤所購一節。純係欺人之談。其代辦之煤。並非中

興單毓斌既已自供不諱。業由公民等另文呈請調取單據。其虛不難立見。本係圖利。乃猶以維持廠務。假面具向人喋喋不休。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原單又有款歸新任。照付一語。顯係爲脫卸地步。實則煤既由單所購。又朦混移交。若非與煤號勾串。一氣通同作弊。何得如此糊塗。况商情重在成交。價既確定。一任何時何人付款。斷無絲毫有礙於原經手人之侵蝕。此已成爲慣例。豈單視舉世人之皆不明社會情狀。如小兒之可欺邪。至單毓斌於任電燈廠長時。被人攻訐。曾經宣言靜候撤換。自相矛盾。抑何可笑。單毓斌既誠意辭職。絕非可以口頭陳請。應具有正式手續。究竟此項辭職書。何時投遞。內容如何。公民等未便臆測。應請省長公布。以明單毓斌之無欺。否則一虛百僞。心跡甯復可問。以此等人竊居要職。不獨爲江蘇全省污點。亦且有累省長知人之明。

以上各條駁詰。純係根據事實。案關省政大局。並非意氣之爭。應請省長淵衷獨斷。將單毓斌迅予罷斥。依法懲辦。以儆貪頑。而平公憤。省政幸甚。地方幸甚。抑更有進者。近聞單毓斌向人談論。自謂與省座誼屬同鄉。有所挾持。無論若何攻擊。

原有位置。決不至動搖。此等謬論。實屬駭人聽聞。夙欽我省長嚴明公正。燭照無私。必不肯徧袒不肖僚屬。而失三千萬人民擁戴之忱也。合併聲明。

〔評〕層層駁詰。節節攻打。直使單毓斌無地自容。凡攻擊人者。最忌籠統含糊。不著癢處。縱理直氣壯。言詞激烈。亦不易致人動聽。故必條分縷析。按步就班。無一字無根據。無一字無來歷。如是方足以折服被攻擊者之口。而閱是狀者。亦爲之首肯。此撰著訴狀者之第一要着也。本狀特其一耳。汪梓虞不知爲何許人。然有此狀。可不朽矣。

單刀直入法之訴狀

姦非致死之訴狀

嘉定南翔鄉。有周姓姊妹花鳳寶蓉寶。雖屬村姑。而丰致嫣然。惟天性風騷。時與鄉無賴作桑濮之行。某年秋初。周氏姊妹正在田間脫花。適某店學徒李望之。途經其處。爲周姓姊妹所黝。席地交歡。時正夕照西沉。金風送爽。李學徒恣情不休。竟致脫精而死。時二女手足無措。呆若木鷄。適有警士過此。遂爲所見。

詢得實情。帶回所中。所長以事關刑事。不敢自專。卽送至縣署訊辦。知事張鏡寰。庸懦之輩。一任承審員訊理。此案結果。竟以事實確鑿。李學徒係因輪姦斃命。周氏姊妹以姦非致人於死地。唯因貪歡誤殺。情有可原。乃爲減等治罪。獄將成。律師曹汝霖適赴吳淞游覽。聞其事而哀之。語人曰。貴地豈無人知法律者耶。人奇其言。爭相詰問。曹告以周氏姊妹不應受此枉罪。有周之戚求曹代爲辯白。曹乃慨然允之。并不求報。乃對客揮毫。代作一控訴狀。上訴於江蘇高等廳。其控詞云。

爲不服周鳳寶周蓉寶姦非致死李望之一案。提起控訴事。竊本案事屬姦斃。本無疑義。李望之爲控訴人。因姦致斃。事實昭彰。又不必辯論。惟本案理雖云然。法尙未妥。其最要之點。研究李望之是否爲控訴人。強迫成姦。設無強迫。行爲是屬雙方和誘。和姦者當然不負刑事責任。查犯罪之成立。須以犯罪者是否有此能力爲標準。設無能力。雖有犯罪嫌疑。固不能強以罪狀加之也。今控訴人係弱質少女。既無強迫求姦之能力。又無致人死地之意思。設李望之而不願和誘也。控

訴人焉能相強何致斃命李望之而情甘相歡也貪慾喪身雖死奚懟咎由自取報有應受謂伯仁由我而死則可加害果非其罪也况律諸刑律婦女無強姦男子之條文原判何能比擬男子姦死女子之例任意援引法所不容請撤銷原判以伸冤抑。

〔評〕此狀條理明晰振振有詞誠妙文也然統計全狀不及三百字而光燄萬丈幾若有言千萬語者所謂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蓋單刀直入不煩引證不煩分析入門下馬氣如虹寥寥數語即足壓倒昏謬糊塗之官廳也。

製造鴉片之訴狀

有段升者代主人製造鴉片二百餘兩爲警吏所獲解送檢廳轉請審判據供代主人製造一百兩五姨太五十兩孫表老爺五十兩廳長以製造鴉片律有專條按照現行刑律第二百六十六條科以三個製造鴉片罪依刑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併科治罪判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又罰金一千四百五十元段升不服請律師代爲撰狀其文如下。

本案不服原判理由有二。

(一)科刑之不當。何則。今控訴人所供。爲三個主人託彼製造。設所供爲什百個。主人託彼製造。溯諸原判。科刑之宗旨。是否科其什百之罪。卽科其終身尙屬不夠。例如私賣燈吃者。每日有無量數之顧客。倘貴廳遇此。是否科其無量數之供人吸食鴉片所爲。此原判科刑之不當。不服者一。

(二)有背立法之本意。至於立法之規定。刑律明明云二百六十六條之罪狀。科以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併科五百元以下之罰金。本案科刑期限。最重者爲三等有期徒刑。罰金亦限以五百。設被告無力繳此罰金。易以自由刑。以一千四百五十元易科(每元改科一天)並以二年另五個月合算。其被科有六年之久。按諸刑律。已在三等徒刑以上。超過本條所定之限制。任情武斷。大失立法之本意。不服者二。

基上理由。應請貴廳長撤銷原判。更爲適法之判決。實爲德便。

〔評〕此狀亦以簡鍊勁峭。勝與上文相同。均單刀直入。不煩詳徵博引。枝節繁

多也。

### 哀感動人之訴狀

#### 請求離婚之訴狀

有葛如玉者。娶金英珠爲室。已有年矣。金忽不安於室。請求離異。但按法離異條件。一須受重大侮辱或凌虐。二須受夫之直系尊親屬重大侮辱或凌虐。三須遭丈夫遺棄。四須丈夫犯有姦罪。今葛如玉並無此種情形。金氏請求離婚。勢難邀准。因與律師蔣某商酌。蔣固工心計而又長於文辭者。因代作一狀。情文並茂。婉轉動聽。頗傳誦一時。其狀如下。

爲請求離異事。切原告於前年五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於被告人葛如玉。爲妻。結褵至今。已屆兩載。而鴛鴦枕上。絕少並蒂之花。和合衾中。罕棲雙飛之鳥。生性風流。宿有外好。不待柳梢月上。早已人約黃昏。視此結髮無異。仇讎嫌貌。醜若山鬼。叱辱常聞。憎質笨若牝牛。鞭箠屢及。日猶未正。已嫌午飯失時。起尙平明。已嗔晨省過晚。如斯種種。不可枚舉。面上之爪痕累累。時現新月之形。臂間之青

塊稜。稜恆如邱陵之狀。啼痕笑齒。都有罪名。細語高聲。盡爲罪狀。每遭毒打。惟有吞聲。鄰人爲之酸心。親戚爲之下淚。凡此凌虐情形。悉在衆人耳目。苟再忍痛不較。必致鞭撻喪生。爲此含酸茹苦。抱牘公庭。請爲離婚。俾全蟻命。離婚非得已之事。失節更喪德之舉。實命不猶而至。若此。蓋與其折磨以死爲惡。夫刀下之殘魂。何如及早自全。保孀婦半生之餘。幸誰無子女。甯不傷心。哀哀陳訴。伏乞鑒核。〔評〕此狀纏綿悱惻。哀感動人。可謂能以哀感動人者。凡遇無甚理由之處。與其恃其辯才。以空言與對手爭。不可必得之勝。曷若以悲切沉痛之詞。啓問官惻隱之心。此亦無法中之一法。今之撰狀者。其知之。

## 其二

南京呂順章娶妻秦氏。伉儷甚篤。乃八年後。忽將妻遺棄不顧。蓋呂已買一烟妓。谷媛媛爲妾也。妻秦氏聞之。大慟。立投狀地。審廳請求離異。其狀如下。爲寵妾棄妻。請求離婚事。切原告十八歲。于歸被告呂順章爲室。十九生子。伉儷之情。非可言喻。是時被告貧無立椎。其母以代人洗衣爲生。兩人所入。不足贍家。

原告篤於琴瑟之好。除以十指助其治理外。又將母家私蓄典質百金。囑爲開設雜貨肆。以謀溫飽。頻年積苦。始克小康。今已八載矣。何意被告溫飽之餘。漸生異心。去歲買烟妓谷媛。爲妾。別立門戶。將原告遺棄不顧。且將原告所有積蓄。亦盡行收去。寄身無地。呼籲無門。煢煢一身。朝不保暮。夫丈夫買妾。原爲法律所許。若遺棄髮妻。則爲情理所不容。疊據大理院判例。凡丈夫對妻遺棄不顧者。准予離婚。是遺棄已爲離婚條件之一。况被告已得新忘舊。不念昔日。則吾不請求離異。彼亦將託故請求。爲此狀訴鈞廳。請依法予以判決。並將原告于歸時及于歸後一切個人私蓄及個人財產。概予給還。俾棲身有所。不致凍餒。回思結褵之初。夫婦之情。何等恩愛。以被告之家。無擔石也。悉索敝賦。以供設肆。以被告之收入。不敷也。夙興夜寐。以佐溫飽。風棲月冷。十指辛勤。酷暑祁寒。八年堅苦。方期家漸小康。永圖快樂。何意孽降自天。竟占脫輻。爲誰辛苦。而至於斯。伏乞迅行核准。以保殘生。啣環結草。永矢弗諼。

〔評〕遺棄確爲離婚條件之一。苟所言皆實。萬無不得請者。特於斷給財產一

層每多爭執。此狀主要所在。卽爲財產問題。上段敘述事實。已隱示其理由之充分。而旨而晦。微而顯。不致人疑爲做作。末段哀感悽楚。雖鐵石心腸者閱之。亦必爲之動容。而助以一臂。是蓋亦以哀感動人者。

### 逐段跌進法之訴狀

#### 行使僞幣之訴狀

有王階堯者。開設小酒肆。一日有陳念慈來肆飲酒。結果算帳。計洋一元三角。其人出十元鈔票一紙。囑彼找出。王階堯持往對門永益錢店驗視。據云僞幣。正欲回肆理論。而其人已形色倉皇走出。卽行扭獲。交送崗警。轉送檢廳。而永益莊且言那人未至酒肆前。先已兌現一次。詰其何來。言語支吾。形色張皇。以不欲多事。未之扭解。而不料卽至對門詐騙也。檢廳以事甚細微。且搜其身。別無餘幣。一再詰問。僅云他人交付。誤行收受。擬卽從寬辦理。以不知僞幣。誤收。誤用爲詞。宣告不起訴處分。王階堯不求。特先投一訴狀。請爲嚴辦。逐層跌進。意旨顯豁。其文如左。

爲催請提起公訴。予以法辦事。切原告訴人控被告陳念慈行使僞幣詐財一案。向被告兩次供詞。均堅不承認有詐財情事。謂不知僞幣。誤收誤用。其言雖若甚辯。然一核事實。被告所言。完全不能成立。不過爲畏罪避刑計。飾此巧言。原告訴人明知鈞廳萬不爲其所惑。本不必再肆嘵嘵。但恐巧言簧鼓。亂人耳目。用再指摘其謬誤之點。一一爲鈞廳陳之。

(一) 刑律第二百三十四條。收受後方知爲他人僞造之貨幣。或減損分量之金銀幣。而仍行使。或意圖行使而交付於人者。處其價額三倍以下。價額以上罰金。被告身藏之僞幣。何自而至。固爲一重大疑問。鈞廳應根據檢察職權。予以嚴密之偵查。卽曰誤收誤用。然誤用祇有一次。何以在對門永益錢莊。試行兌現。察破後。仍來原告訴人店中嘗試。在永益莊兌現。尙得曰誤用在原告訴人。找價亦得曰誤用乎。其爲知情後故意行使。殆無疑義。

(二) 不僅此也。據永益錢莊供稱。被告持票兌錢。詰以票從何來。被告形色張皇。言語支吾。期期而不能答。是更可見被告赴永益時。已明知其爲僞幣。意圖行使。

詐財不然。使果誤收。誤用者。詰其何來。應卽泰然答覆。何致形色張皇。言語支吾。是其第一次。至永益莊時。已非誤收。誤用。何況永益察破後之事乎。

(三)又不僅此也。此票果爲無意收受。則此次無論代人受過。心終不甘。况又有重大損失。以人情論。應如何憤怒莫釋。向交付者而與之交涉。不待官廳之詰問也。乃官廳一再盤詰。卒不之對。苟非別有隱衷。其誰信之。是其不肯說出交付人姓名。卽可知被告實爲偽造。或販運者之一人。恐真情敗露。其罪不止於是。故緘口結舌。不肯供出。故被告不僅行使僞幣。實犯刑律第二百三十條之偽造貨幣罪。否則何以至今不肯以交付之爲何人。供出。此中情弊。顯然可見。

(四)更不僅此也。行使二字。包括贈與而言。今被告之所爲。實爲詐欺取財。蓋以欺罔手段。謀騙取財物也。一使之於永益。再試之於原告。訴人均以行使僞幣之手段。以達其詐欺取財之目的。故被告至少應犯兩個行使僞幣罪。兩個詐欺取財罪。無少疑義。若以被告赴永益時之情狀。及不肯供出交付者姓名之原因。推勘之。則此項僞幣。不特非收受後方知爲僞造。恐卽自身爲僞造之一人。故被告

於應犯第二三四條及三八二條外更應處以第二百二十九條之罰責。依上論列被告所言誤收誤用固不足信。即就已知之事實而爲善意之推勘。被告亦已實犯第二百三十條及三百八十二條之罪。况內容更不止此。爲此再行狀催請鈞廳爲保持國家秩序及人民權利計。迅即調查究竟。提起公訴。以杜私鑄而保利益。

〔評〕此狀逐段跌進。始駁其誤用。繼詰其誤收。連用三個不僅此也。一層跌一層。一節進一節。罪名愈加愈多。愈多愈重。情迹愈顯。愈顯愈實。誠訴狀中之妙文也。凡攻擊人者。如自居理直氣壯地位。而對手喋喋強辯者。應以此法對付之。庶足箝其口。使之無可容喙。即官廳強欲左袒。其勢亦有所不能。爲人撰狀者。應熟諳此法。

### 放火圖賠之訴狀

有卜玉甫者。素喜戲謔。一日自滬上保火險歸。人問保險何爲。卜曰。爲放火也。衆哂之。此本卜無心之言也。何意事有湊巧。當夜卜家中忽然起火。一時火勢

連天。除卜全家灰燼外。左右鄰居十八家。均付一炬。蓋風狂火猛。一時不易施救也。卜玉甫時在夢中。聞警驚起。從樓窗跳下。跌壞一足。送入醫院。次日十八家鄰居集議。以下日間曾有放火之言。且新自上海保得火險歸來。安知不意在縱火圖賠。因連名向縣署告發。請處以刑律第一百八十六條及第三百八十四條之罪。並附帶私訴。請求將十八家損失。一體賠償。卜玉甫被控後。衆鄰居又以此事關涉甚巨。恐難邀准。特請有名律師某再撰狀投縣。其狀如左。爲據實呈報事。切被害人等告訴卜玉甫放火圖賠一案。昨日已將大略情形呈明。茲爲解辯明晰計。再將原訴所陳各節。及言之未盡者。逐節說明之。如左。以見被告卜玉甫窮凶極惡。罪在不赦。

(一)被告卜玉甫之放火圖賠。於放火之即日。自滬上保火險歸來時。已自言之。吾邑僻處腹地。素無保險之事。非若蘇滬京津等之通商巨埠也。卜玉甫忽發奇想。當此炎威逼人。火繖高張之際。不憚跋涉。親至滬上。保險其意何在。已不可問。乃不先不後。回來之當夜。卽行起火。且起火而後。猶不鳴鑼施救。一任其蔓燒。直

至火燄冒穿屋頂。已有三間焚着。始行出外呼喊。顯見卜玉甫意在圖賠。蓋若於火勢即起之際。鳴鑼呼救。或可即行撲滅。不能達其圖利詐財之目的。故必遲之又久。待火勢燎原。無可施救。而後裝點成傷。出外呼喊。以掩其放火之迹。故卜玉甫日間即無放火之一語。人亦知爲決非失火。况又有放火云云。則其爲放火圖賠。無少疑義。此其一。

(二)卜玉甫保險單上計生財三千。衣服五千。計共八千元。又有房屋險四千。而核計卜玉甫家產。極多不過二千。破屋三間。僅值一千。一切生財。非破即舊。不過五百之數。而衣服一項。雖不甚知其詳細。觀其平日之所穿服者。則完好者甚少。恐亦不足五百。以二千不足之數。保險至一萬二千。居心何在。更可顯然。不然卜玉甫非獸非癡。何至甘出此巨大之保險銀。此又可見卜玉甫早存放火圖賠之意。不必於其言語中求之也。况日間已在無意中露其真意耶。此其二。

(三)卜玉甫放火之證據。尤不止此也。當被害人等聞聲驚起之際。卜玉甫家三間房屋。已同時着火。冒穿屋頂。熊熊直上。聞其起火何時。卜謂不多一刻。誠思苟

爲失火者何以三間同時起火同時冒穿屋頂在理失火者應先在失火之處燒着再延及他屋而此次則非同時起火同時穿頂與失火情形絕然不同是更可見其爲放火無疑若曰起火已久則何不早報故無論如何辯卸放火之實迹已鐵案如山萬不能諱正不必再於其保險之行爲或言語中求得也此其三。

(四)火焚以後被害人等以並未保險之故多紛紛搶物外出然燒去者尙甚多被告一則曾保火險不能搬物二則時忙事迫無暇搬物然檢查灰燼被告所焚燒者祇有皮箱若干而已保有火險八千之人而所燒者不足五百之數果爲何故而易於着火之洋油箱反有十二只洋油氣味亦冲塞左右令人掩鼻放火之迹鑿鑿有據否則被告並不開火油店許多洋油從何而來豈所保之八千元均爲洋油耶故即無上開三層僅有此一節可指被告放火之罪亦已明白證實此其四。

(五)不止此也被告果爲失火則儘可泰然處之何以詐言傷足送入醫院昨日被拘到堂又見其行履如恆是其爲詐不言可知苟無弊端何詐之有其詐也即

所以示其弊也。事固有欲蓋彌彰者。此卽是也。一虛則百僞。觀乎此。則雖上開四節。均無證實。而卽此一點疑竇。已可斷其爲放火無疑。况上開四層證據。重重無可抵賴耶。此其五。

本上五節。則卜玉甫之爲放火。已明明白白。無稍疑義。應請堂上按律嚴懲。以儆凶頑。並勒令賠償被害人等十八家損失。以保權利。

〔評〕此狀與上文相類。亦一層跌一層。一節進一節。被告縱欲飾詞狡辯。亦有所難能。文章亦佳。頗有古文胎息。司法界不易多得之名作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548B

正



警  
圖  
業  
餘  
華  
中